



仲春之日,随着一群上海作家对静安区苏河水岸进行了一场探秘,从上海总商会旧址出发,沿曲折蜿蜒的苏州河,来到重建后的天后宫新址。在这样一个下午,迷一样的天后宫被层层剥笋般地展开,拼图一样地复原,重新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建筑景观。

天后也叫妈祖,俗称海神娘娘,是掌管海上航运的女神。在当时以海神为主民的民间信仰,妈祖泽被群生,光照四海,也寄寓了人们平安顺遂、商贸获利的美好愿望。而关于上海妈祖的传奇,袁祖志的《海上竹枝词》对船家祭祀妈祖的情形曾有生动的描述:“天后娘娘小像前,中堂虔供一炉香。相风旗出高檐外,知是伊家放海船。”既绘人,又绘景,妈祖、炉香、旗杆斗、庙檐,活画当时人们出海祭祀,以相风旗测试风向,并祈求妈祖护佑顺风顺水的情形。每一个天后宫都承载着一段自己的中国航海史,上海的天后宫也不例外。

天后宫联结着申城老城厢的一段厚重历史。历史上老城厢附近的黄歇浦,可谓气象万千,从远处遥望,烟水苍茫。最引人处是“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这一胜景,后来被清代学者王韬随手记在《漫游随录图记》中,名为“黄浦帆樯”,成为史料珍存。

导览人向我们讲解沪城八景,有一处为“凤楼远眺”,可谓八景翘楚,对应的是丹凤楼,曾是上海城墙巍峨的一耸。城墙上被有识之士称为“殿、台、楼、阁”。我曾受邀访问大境阁中的“关帝殿”,而在近小东门外的城楼上,据万军台改建的“丹凤楼”,楼高三层,曾供奉有“天妃娘娘”。以此可知,天后宫的一段历史即镶嵌在丹凤楼中。

清人秦荣光有一首海上竹枝词,颇能看出当年丹凤楼的盛况:鼓角声中焕彩游,浦江午日闹龙舟。红儿绿女沿滩看,看客多登丹凤楼。

在上海开埠前绘制的《丹凤楼胜景图》,也可以见到上海港内舟楫鳞次栉比的胜景,黑白影像贯穿着老上海的厚重历史。据说当年的丹凤楼“窗临黄浦,可以观涛”,故而游人登高望远,兴致颇高。还有丁宜福《申江棹歌》所赞天后宫胜景与来往海云之中的妈祖:雕甍绣阁敞灵宫,镇日香烟袅碧空。风转相鸟潮欲上,神妃来往海云中。

天后宫被誉为“灵宫”,妈祖被誉为“神妃”,可见诗人对其喜爱之情。吟咏竹枝词,可以窥见当年胜景,以词证史,其中所蕴孕着历史学、民俗学价值,浓郁而有格调,沉淀着厚重的历史之迹。

岁月的长河中,女神的宫殿曾几经损毁,历经风霜。略述上海天后宫的发展简史,可知天后宫几经更迭的历史:同古代其他海边城市一样,宋朝初期繁荣的海运贸易,带动了海洋文化妈祖文化的发展。古

静待花开

称顺济庙的上海天后宫,于宋咸淳七年(1271)创建,时有文昌阁、关帝祠、雷祖殿等建筑;到了明代,由于上海豪绅及众人资助,时有兴建,遂具规模。清嘉庆十一年(1806),巡道钟琦倡捐重建。同治元年(1862)重建,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踞城,毁损大半,后又得住持凤朝阳募修,经三载而粗缮,后大部分建筑被毁。几乎见证了上海丰厚历史的天后宫,倒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引发时人深深的忧虑与思索。

1860年的上海已是对外贸易、对外交流的重要城市,中国派驻外国的大使等官吏日益增多,而且大多从上海乘海轮出发,官员出国办理洋务时,也以取道上海为首选,一处舒适安全的落脚点尤显迫切。1884年,在清朝大臣崇厚奏请下,苏州河南路桥的北堍进入清廷视野,这里离出海口较近,又地块宽敞,于是特地择此建造了“外交团招待所”,作为出使行轅,方便那些出国考察的大臣们。就在这烟火杂聚的苏州河边,来来往往的清臣,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出使大戏。

建于1884年的天后宫,香火鼎盛,当时的女神宫殿建有高敞门楼、华丽戏台、东西看楼,中央大殿、富丽寝殿,两边还有钟亭、鼓亭,传达着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意象,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这座江南殿堂式古建筑,“规模之大,可称全沪之冠”。

1896年,李鸿章受命出使欧美六国;之后,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欧美日本各国考察宪政,也都在出发前驻留出使行轅,并在天后宫向神妃的拜祭一番,以求出使顺遂,平安归来。由此可见,它也是近代上海对外交流史上的一处重要之地。妈祖也从民间供奉走向官方护佑,文化信仰的弘扬与传播,深度与广度,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一座天后宫,一部古代海上交通史。天后宫临河之所虽不及海,但苏州河却是通往大海的纽带,成为与黄浦江交流的一个出发点。因此,天后宫依然为远涉重洋的海船祈求信风、护海普航的神殿。

历经岁月磨砺,天后宫整体建筑逐渐淡出历史。首先是寝宫楼,然后是东看楼、钟楼,消失在历史的沧桑之中。20世纪70年代,为保存古迹,肃穆宏伟的天后宫大殿被迁建至松江方塔园。曾经的女神大殿,入住其中,为该园增添了更多的人文气息。“天妃宫”匾额,更是陈佩秋所书,遒劲笔力书写一代天后的凛凛神威。从护佑爱民的妈祖神像被升格为天后,而后天妃。从中可见上海人对妈祖深深的崇拜之

情。海上旧梦影痕总是惹人追述。从1884年建成到21世纪的今天,天后宫历经了三个世纪、三个时代的沧海桑田。2022年,历经了十六年的辗转、等待,天后宫迁址重建到了苏河湾中心绿地南侧,包括门楼、戏台和东西看楼,那些清朝老构件一点也不浪费地全部被用于复建建筑上,海上记忆得以保留、传承并焕新。见证风雨沧桑的古建筑,依然汲取苏河之灵气,引发人们追忆往昔的逝水年华。

重修后的天后宫戏台,殿堂宽敞,舒适宜人。大家站在戏台的后台,想象着演员曾在这里做种种幕后准备,化妆、容装、候场、赶场、谢幕等。还有东西看楼,可以把窗户打开,悠闲地坐在那里喝茶看戏,既感受戏剧之美,又感知戏台之魅。

旧影寻踪,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见证天后宫的历史变迁,七十二家房客悲喜剧也曾在这里上演。自九十年代求学沪上起,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上海已开始进入大规模城市更新历程,许多有心的摄影师为了保存历史,用独特的镜头捕捉这其中的历史变迁。20多年前,摄影家郑宪章为保存天后宫的一段历史,无意间拍了一户住在戏台上的人家。在他的镜头下,显然是别具一格的人文风景。其中有一幅“神庙里的少女”深深吸引了我。这位少女,穿浅色家居服,怡然自得地打着电话。神奇的是,她的闺房竟然占据了戏台这个位置,而戏台藻井被密封在天花板上,精致与华丽被密封在市井生活给生遮蔽留留出行轅,并在天后宫向神妃的拜祭一番,以求出使顺遂,平安归来。由此可见,它也是近代上海对外交流史上的一处重要之地。妈祖也从民间供奉走向官方护佑,文化信仰的弘扬与传播,深度与广度,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下了看楼,穿过草坪,登临到邻近的天桥上,向后方向望去,可以看到草坪处有数块石桩,勾勒出一大片宏伟殿宇,可以想见当初拥抱大厦的风采。现在的天后宫并不完整,被移走的大殿,是通过在绿地广场中央以安装柱础的景观形式重现,以提示原有大殿的位置,保留住城市的记忆。

在戏台与大殿之间,原是一大庭院,院中置有大香炉。能够看出东钟亭、西鼓亭的位置,以示“晨钟暮鼓”的古代礼仪,也让人想象当初钟声浑厚悠扬,威震四方的庄严场景。

微风轻吹,河水似依旧,波光中映现着的是过去的一段往事。时光如梭,回到2004年,我在临苏州河的厦门路编书,在那间临河的办公室里,工作累了,会望一望河边郁郁葱葱的夹竹桃树。当时的领导,是一位老上海,有一天进来提起“附近有一座天后宫要搬迁了”。初听此事,未免有些兴奋。年轻的新上海

从1884年建成到21世纪的今天,天后宫历经了三个世纪、三个时代的沧海桑田。2022年,历经了十六年的辗转、等待,天后宫迁址重建到了苏河湾中心绿地南侧,包括门楼、戏台和东西看楼,那些清朝老构件一点也不浪费地全部被用于复建建筑上,海上记忆得以保留、传承并焕新。见证风雨沧桑的古建筑,依然汲取苏河之灵气,引发人们追忆往昔的逝水年华。

鱼丽



神庙里的少女 郑宪章 摄

人初留在上海,对老上海的历史,尤其是繁华里带点古旧的特别感兴趣。第一次听说天后宫的事情,在华洋杂处的租界历史内,竟然会留存着这样一座江南殿堂式古建筑,且与自己工作之所仅一河之隔,最初的反应当然是欢欣而神往,也很想见识一下海派天后宫是怎样的富丽堂皇。

从厦门路的后弄堂出去,就是南苏州路,再往西面一弯,是浙江路桥。当时,我与一位年轻女编辑还曾相约要去探访那片神秘之迹一番。可惜因忙于工作琐事,那时没有深入追究近在咫尺的这个地方的历史。后来才知,那时的天后宫仅剩门楼、戏台和西看楼,随着河南路的拓宽以及建设地铁等原因,这部分也被临时拆卸保存起来,天后宫消失在影影绰绰之中,转眼就是数年。

新上海人初留上海,以为上海是一个居变不移的城市,就像外滩,稳固了一百年,身处其中才知道,许多细节每过一段时间,都会迥然不同。原先的老弄堂、亭子间、菜市场、旧厂房,都在旧貌换新颜。城市规模也是。历史的细部景观,总是随着时间而渐渐消泯。时过境迁,如今的苏河湾景象已截然不同,重新展现它的风情长卷。复建的女神宫殿,也书写着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交融。

新与旧,摩登与传统,过去与未来,如此妥帖地混合在一起,天后宫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千帆过尽,焕彩重生。苏河湾女神的宫殿,与附近细长高耸的高楼既映衬又对比,抚今也追昔,让人唏嘘感慨。虽然历史的帷幕隔了数百年,但妈祖所蕴孕着热爱和平、进取包容的精神,依然荡漾在苏河湾边,古老的女神宫殿叠印了一代又一代前来拜祭的痕迹,投射出的文化底蕴,隔着悠悠岁月,折服了一批批的探索者。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汇出版社副编审
本栏目由静安区作家协会特约刊登

苏河湾边的天后宫

海上名家

黄阿忠

花开婺源

在婺源,我感到空气中弥漫的负离子,那种天气养心清肺,又带来了一种生理、精神上的释放。泥土的甘腴清润,田埂边散出的淡淡草木芳香;无名小花在草丛中偷偷地笑、灌木杂乱的枝条上一连串嫩芽,冒出头来相互关注。清风是通灵的,拂去枝蔓的尘埃,诉说流走的岁月;水面是晶亮的,忽而一个闪光,照出了岸边柳树的婀娜姿态。

婺源的油菜花开了,金灿灿的花朵溢出一派心怡。花开满地,观花人满,若是明朝张岱在世,一定会有“婺源看花,其实是看人”之感慨。江岭观花起早,人、车混杂于晨雾之中,沿路地排开,等待太阳升起。少顷,东方光亮涌起,光从山后蓬勃泄来,照亮了满山的油菜花。山有坡度,花有色彩,田有层次、地有大小不等之造型,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引无数摄影者持长枪短炮前后跑动、左右点击,把景色装入心田;看众多画家拿起笔、撑起架子、铺开纸,涂抹色彩、勾勒自然,尽收山野之风于囊中,慢慢掠过岁月;撩拨文人骚客之心弦,敲打春天的音符,抒写相遇感怀之灵性,触摸流年脉搏,找寻艺术的源泉。

婺源到处都有村庄、古宅。建筑的样子似有类同,所呈之物象生成了幽远的气息。一般大户人家高墙四围,门、窗或有砖雕檐口,形似马头的山墙如梯子般一层一层递进,或许是为了装饰,但也形成了徽派建筑的风格和特色。明、清古宅在皖南、婺源这一带曾见繁荣、历经沧桑延续至今。官坑、庆源、李坑等地可作为代表。

古宅和那些房子会告诉你山墙曦光之柔情;古宅檐口的水痕印迹驱走了萧瑟之寒意。弯弯木桥横架、石凳石阶铺设,聆听溪水从山上潺潺流

下之声音;屋前蔷薇排行、屋后修竹嫩叶,小巷春装款款展示,年年相似,却年年不同。

微雨点点滴滴落在黑砖瓦马头墙、路中之青石板、溪边的美人靠,其声、其景、其境,仿佛是春天的灵魂,注入到了心坎;小路逶迤通向山腰,油菜花是春的嫁妆,盛开妆点,老宅的屋顶连接着春光的灿烂,又像是一档春天的直播。

婺源的春天是最美的,山涧溪水流淌,溪边紫花、蓝花、红花星星点点;婺源的春天是最艳的,岭上杜鹃含苞欲放,山麓之梯田,大块小块的错杂、弯曲的不整形,富有节奏地把油菜花的冷艳奢侈地展现。婺源的建筑充满古韵,审美的落点在耸入天空的马头墙;黛瓦粉墙上的窗,就那么一小块嵌入白墙,却映出了春天的装饰,与之呼应的是一扇大门,把春天引到天井、厅堂,收入心中。山上有老樟树,风吹走了去年的老叶,绽开的新叶,浅浅的红、粉粉的绿,沿一路走,都是婺源的春天。

我想起了黄山的春日,山麓的花开了,细雨绵绵,溪水积而成瀑,山上青松挺在寒风中,渐渐泛起一阵色彩;我想起了武夷山的春天,九曲回肠水激流,晒布岩上铺绿植,大王峰前柳枝绿,草色遥看绿无边;还有苏北射阳城外、黄海之滨的春,田野绿植花满堤,海边清风拂暖心,风中飘来春意;东北之北端之春,冰雪消融,太阳提升温度,风不再刺骨,夜闻“咔嚓”的融冰之声,晨起听枝头鸟儿鸣唱。

生命的活力是相同的,然所依附的物件却不一样。或在一片湛蓝天空,淡淡的云彩上,或是涓涓流淌的河流,鱼儿的畅游中。一切欣欣向荣,和风丽日,带着幽幽的清香,伴随我们的生命走向又一个崭新周期。



春到婺源 (水彩)

黄阿忠

新诗撷萃

郦帼瑛

乡愁

想去绍兴,我娘的娘家
不为寻兰亭王羲之
不为坐东湖乌篷船
也不为那碗梅菜扣肉

映过外婆洗纱的倒影
浸过母亲淘米的竹匾
洗过我飘逸的三千乌发
如今,孙女在这条江上踏歌

想脱下沾染雾霾的鞋
将疲惫且长满老茧的脚
趟进家乡的曹娥江中
去打捞那些醉人的诗魂

九斤老太依然在岸边行走
不再愤青,而是随波逐流
我跨过祥林嫂捐的门槛
去咸亨沽酒,还叫了几文钱的“回乡豆”

沉石

戴砚

陈年之往事
浓缩成一块块嶙峋的石
沉淀于时间的长河

也不愿过分地负重前行
太多过往,拾起端详片刻后
只能选择放下
却又不忍将它们弃之岸边

流水冲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磨去了石头的棱角
当往事变得光滑与圆润
却仍是记忆中坚硬的存在

还是让它们归于沉石
宁静的河底是它们最好归宿
流淌不息的河水
总是能在与沉石的碰撞中
触发些许久远的回音

行囊有限

